

I 287.51 / 60

RBB 93/01

冷 丫

严振国著



20730854



辽宁人民出版社

一九七九年·沈阳

730854

冷 丫

严振国 著

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

(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)

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
朝阳六六七厂印刷

开本：787×1092 1/24 印张：4 1/2

字数：49,000 印数：1—40,000

1979年5月第1版 1979年5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：10090·249 定价：0.82元

目 次

- 1 起大早 拣个“宝” (2)
- 2 龙牙山上樱桃红 (8)
- 3 滚来滚去的核桃 (14)
- 4 一只火狐狸 (23)
- 5 好叔叔 (32)
- 6 离家 (41)
- 7 插草标的孩子 (48)
- 8 磨房里的“小毛驴” (56)
- 9 幸亏有人敲门 (64)
- 10 冷丫出城 (75)
- 11 见到了吴铁同志 (86)
- 12 迎接新的战斗 (94)



千里辽河九十九道弯。辽河人呵，解放前尝过九灾十八难！

单说辽河边上有个沿河村，村里有个少年叫铁柱。铁柱的故事比星星多，比辽河长，一下子讲不完，还是先说说小冷丫吧。

那么，冷丫又是谁呀？她呀，她是铁柱的妹妹。唔，不不，这样说也不准确。还是从头讲给你们听吧……



1 起大早，拣个“宝”

铁柱是穷人家的孩子。当这篇故事开头的时候，他只有七岁。

穷人有穷人的习惯。冬天，不管是啥日子，每天鸡叫了，妈妈都要用手一推，把铁柱从热炕上推起来，让他去拣粪。

俗话说：夏走十里不黑，冬走十里不亮。冬夜真长。铁柱背起粪筐，走出茅草屋，没睡够的眼睛揉了揉，还是分不清哪里是烂草，哪里是牛粪。他深一脚浅一脚往前走，走了一阵子，就蹲在一棵歪脖老柳树底下，等天亮。

这一天可冷啦！小北风呜呜叫，好象鬼吹哨儿。米粒子细雪漫天撒，打在脸蛋上火烧火燎的。河道里的冰，冻得起了“楼子”，不时传来涨裂的声响。铁柱紧一紧开花棉袄，勒一勒腰中的草绳，望着村边形状奇异的黑影，心里冷、饿、怕，啥滋味都有啦。

蹲在这挨冻干啥？先回家躲躲不行吗？不，铁柱虽然年幼，可是个懂事

的孩子，宁肯自己受委屈，也不叫妈妈伤心。

妈妈最近哭个没完，那是为了铁柱他爹。年前，他爹被人五花大绑拉走了，说是当劳工。前些日子，沿河村头号财主刘蝥蝥对铁柱说：“吴家的小子，你爹回来了。”“真的？在哪？”刘蝥蝥狗龇牙一笑，从怀里摸出一张发黄的纸单子，说：“给，快去交给你妈。”铁柱往日跟叔叔学过几个字，接在手上一看，上面印的是《死亡通知》……妈妈捧着那张黄纸单，泪珠子啪啪往下落，哭呵，哭呵，一连三天水米不沾牙，没有哭回铁柱的爹，倒把个落生不久的小弟弟哭死了！

就是为了这个，铁柱应当起得更早，粪拣得更多，好让妈妈高兴。

再说铁柱蹲在柳树底下，眼睛睁一会儿，再闭一会儿；闭一会儿，再睁一会儿，直到脚丫子冻木了，骨头冻透了，天才麻麻亮。

天放亮，铁柱背起粪筐就跑。他要绕着村子跑三圈儿，既拣粪，又活动身子，抵抗那无情的寒冷。

村东有个龙王庙。春旱时节人们到这里下跪求雨，闹水之年人们到这里祷告免灾，又摆供，又烧香，可热闹了。可今天铁柱为啥跑到这里来，他自己也说不清，反正是来了。

庙台上铺了一层薄薄的雪粒。

雪上留下了刚刚踩出的脚印。

铁柱站住了，他想：谁到这儿来过？谁比我起得还早？

抬头往前看，他发现香案下边摆了个小包袱。小包袱长长的，好象小枕头。不知是谁放的。

铁柱的心跳得很厉害，好象性急的人在打鼓。你猜这时他想到了啥？他想到了李来财常说的一句话。对了，李来财你们还不认识哩。李来财是村里的二流子，刘蝥蝥的狗腿子。他每天睡得迟，起得晚，看到铁柱拣粪回来，总要开个玩笑，挖苦地说：“嘿，起大早，拣个宝，金蛋蛋拣了真不少！”……难道说，有人要可怜可怜咱这个小铁柱，给他送来了什么“宝”吗？

铁柱伸手打开那个小包袱，突然吓了一跳——天哪，伴随着急促而凄厉的哭声，他看见了一个新生的婴儿！

一对黑宝石般的眼珠盯盯地瞧人，一张秀气的小脸红里道白，多漂亮的小女孩呵！铁柱心里犯疑：唉呀，在这雪地冰天，冰天雪地，你的爹妈为啥把你舍啦？为啥送到庙台上来啦？

铁柱瞄看脚印往远看，知道这是辽河对岸的人送过来的。对岸十里之外还有个村庄，名叫穷汉子屯。铁柱明白了，小女孩一定是生在话不下去的人家，她的爹和妈才如此的“狠心”。可是，自己该怎么办，家里也是吃完上顿没下顿，常常揭不开锅呀！

小女孩敞着脸蛋，无情的寒冷威胁看这个小小的生命。她哭着，哭得很惨，很可怜。这哭声，在铁柱听来，好象是向他呼唤，向他哀求：“小哥哥救救我呀，把我抱回去吧，天多冷啊，我受不了啦！”

铁柱小小年纪，拧紧了眉疙瘩，心里象刀剐一样难受。他伸出两手，想抱她。可忽然想到那张发黄的《死亡通知》，想到妈妈黄纸一般的脸色，他就失去了勇气，缩回手，痛苦地摇了摇头。

“小哥哥救救我呀，把我抱回去吧……”

“不。小妹妹，今天你可别怪我……”铁柱说着，咬了咬上嘴唇，心一横，就伸出两手，轻轻地，轻轻地，将她原封包好，又包成了一个小枕头。但那凄厉的哭声，怎么也包不住了。

“小哥哥救救我呀，把我抱回去吧……”

“小妹妹，你别急，耐心地等吧，一会儿也许会有人来的。”

铁柱说完，直起腰，抓起粪筐和粪叉子，一扭头，争命似地往村里跑。跑到村口，他站住了。回头望着龙王庙，仔细倾听。

“小哥哥……救救我呀……”

这是世界上最可怕的声音了。它是那样微弱，又是那样清晰，不断地折磨着小铁柱的心。铁柱急忙用两手抱住头，将食指塞进自己的耳朵眼，生怕听见一点一滴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（实际上只有三五分钟），龙王庙那里还是没有人影。寒冬腊月，不闹水，也不怕旱，有谁去那里挨冻呢！

铁柱敞开耳朵听了听。

哭声听不到了。只能听到小北风呜呜叫，河道里的冰“楼子”挤得卡卡响。他不安起来，心想：“她……冻死了吗？”

这时，不知从哪儿出来一只野狗。

野狗伸着血红的舌头，一颠一拐地往龙王庙跑去。

“坏东西，你的鼻子可真灵，又嗅到死孩子的味道了吗？”铁柱想到这里，再也不能迟疑了。他大喝一声，撒腿就撵，挥动着手里的粪叉子，同野



狗展开了争夺……

铁柱将那个女孩抱回来时，被李来财看见了。他嬉皮笑脸地说：

“其实，早晨撒尿时我就知道有人往龙王庙送了件东西。这回是该你发财。到底拣了啥宝贝？过来让咱也瞧一瞧。”

铁柱没有理睬他。

到了家，铁柱的妈妈说：“傻孩子，你睁眼看看这个家，还能再添一张嘴吗？”

铁柱啥也没看，眼睛早被泪水模糊了。抱说：“妈，趁她还没断气儿，留下吧。往后，死了怨她自己，活了算她命大！”

……………

2 龙牙山上樱桃红

小女孩终于活下来了。

起初，她没有名字，人们叫她“扔丫”。这名字当然不好，等她长大了，会把龙王庙那个寒冷的早晨全打听清楚的。但村里人说惯了，不好改嘴，便顺了音，叫她冷丫。

风雨里滚，泥土里爬，几年之后，小冷丫长得又结实，又漂亮。特别是那双眼睛，谁见了都叫稀罕。那真是黑是黑，白是白，山清水秀，湖净沙明。眼睛是她情绪的小小“窗口”，透过这个窗口，她的喜怒哀乐你一下子就可以看清。比如，她扬脸沉思时，你从她的眼神会想到秋日里明艳的蓝天；她悲伤了，你又会想到幽暗的深潭；她高兴了，都是两朵跳动的火焰；她愤怒了，两个小小的光点就象闪闪发亮的刀尖……

她格外爱笑。笑起来，使人想到春天的小鸟在歌唱，想到“仙女”细长的指尖突然拨动了琴弦。人们常常逗她发笑，说听了她的笑声可以消除疲劳，忘记贫苦……

男孩子往往是好奇的。可冷丫比铁柱还好奇，常常提出一些叫人难以回答的问题：一块地里的野花，为什么开出不同的颜色呀？一个村里的人家，为什么有穷有富哇？老爷爷听了，笑得胡子裂开个洞洞，说：“这孩子真

乖，若是长大念得起书，准定出息个人材。”老奶奶啧啧地咂嘴：“瞧你，小小个人儿，可会动个心劲。别回家了，给我当老闺女吧，帮我纫个针，添个灶，芦花鸡下蛋都归你。”冷丫天真地说：“不嘛，俺是小哥的冷丫，不是你家的冷丫。”大伙都笑了，点着头说：“是呀，铁柱待你好，谁也抢不去！”……

日子千难万难。但冷丫生活在穷乡亲中间，东家留一宿，西家喝碗粥，仍然很快活。

不料，有那么几天，她脸上不见了笑容，她眼里失去了光彩。这使铁柱很奇怪。

往常，找到冷丫，也就找到了铁柱；找到铁柱，也就找到了冷丫——她是铁柱的小“尾巴”。可这几天，她不跟铁柱去割草，也不跟妈妈挖野菜，孤零零坐在河边，望着水中的云影发呆。别人喊她，逗她，她不笑，也不回答。

发生了什么事情呢？铁柱想。

一天傍晚，冷丫往村西走去。

村西有一片柳树毛子。那细软的枝条，密密层层，被风一吹，就象起伏不定的绿色波涛。冷丫钻进里面不见了。

地去捉野鸟，还是采蘑菇？铁柱这回情愿给她当“尾巴”，悄悄溜进去寻找。

柳树毛子里有一盘旧石磨，被流沙埋了半截。冷丫跪在地上，伸出小手，正在磨盘上摩擦她的十个手指肚。摩擦一会，自己看一看，叹了一口气，

又把小手放到石磨上去。

铁柱一下跳到她面前：“哈哈，你这是藏的啥猫猫？”

冷丫吃了一惊，忙把两手藏在背后，低头不语。

铁柱抓过她的手，发现那手指肚磨得冒血丝儿，心疼地说：“你傻啦还是疯啦？”

冷丫的脸蛋流下两道清清的泉水，代替了语言的回答。

经过再三追问，冷丫才抽抽咽咽地说：“那天，李来财说会相面，会看指纹。他点着俺的十个指头说：‘不好不好，穷命穷命。相书上明明白白写着：五斗六斗背柴篓，七斗八斗沿街走。你日后准当讨饭花子，蹲一辈子墙根！’……”

铁柱生气地说：“唉，你咋能听他的？”

“他还说，说……”

“说啥啦？”

“说……俺和你不是一姓人……”

“他是属耗子的，吃饱了闲磨牙！”

“那……他是骗人？”

“那家伙是个大麻蝇，没缝儿也要下蛆！”

“俺真是你家的？”冷丫抬起脸望着铁柱，脸蛋上的泉水还在流淌。

“这绝对没有假。我敢发誓！”

“你不说谎？”

“哎呀，我要是说了谎，那就……那就烂舌头，变成一个哑巴哥哥，只会呜哩哇啦！”

冷丫笑了，水汪汪的眼睛好似雨后的天空。她说：“俺不要你变哑巴，怪烦人的，你就变成一只小青蛙吧。”

“我要是变成小青蛙，就把后腿儿放进灶火坑，烧熟了给你解馋……”铁柱说着，自己也乐了。

这时，村里的老羊倌路过这里，他问：“你们小哥俩在这里干啥呢，有说有唠，有哭有笑？”



老羊倌姓韩，年过五十还没安个家，特别喜欢小孩。他给刘蝥蝥扛活大半辈子，什么重活儿都干过。他的脸象紫铜一般乌亮，他的手象树皮一样粗糙。听了铁柱的介绍，老人家伸开巴掌说：

“孩子，你们看，我这指纹叫做‘九斗一簸，稳吃稳坐’。可我这些年吃的啥？坐的啥？吃的是米糠、野菜、榆树叶，坐的是河崖、草地、大石头。为什么呢？人间有不平，富贵不在天。咱们受苦遭罪，还不是填肥了那个蝥蝥肚子！”

接着，老人家给他俩讲了个民间故事：

说是在万山之上有个龙牙山，龙牙山高耸云霄，山上长满红樱桃。那樱桃才奇哩，不但好吃，而且顶饿，吃一粒三天甭开饭。有一回呀，一个牧羊娃迷了路，转到这座山上来了。他已经好几天没吃一口解饿的东西了，发现了红樱桃，便摘了一粒，嚼巴嚼巴咽了。嘿，这一咽不要紧，肚子立刻不叫唤了，浑身也蛮有劲儿啦！他想，这下可好了，我多采些樱桃，带回去分给穷乡亲，大伙就不为吃的犯愁哩。可他又伸手去摘，身旁突然蹿出三条大蛇！大蛇张开水缸似的口，要把他一口吞掉。他挥舞着牧鞭，且战且退，险些丧命，好不容易逃到山下边。这时，树上停着一只老鹰，抖抖翅膀说话了。它说：“快走吧孩子，你斗不了蛇的。”“那怎么办？”“等我来斗它。”“哟，你身上好象受了伤呢。”“是的，方才被蛇咬的。不过不要紧，歇一会就好的。”“可你能斗过蛇吗？它们有三条哩。”“不怕，我要飞到遥远的天边，去召集我的伙伴。等我领着鹰群回来，蛇就会完蛋。那时，满山的樱桃就可以随便摘了……”说到这，那只老鹰双翅一展，傲然地飘上了万里云天……

冷丫两眼都听直了，她天真地问：“后来哪，鹰群飞回来没有？”

老羊信含意深长地说：“还没有。不过，我相信迟早会来的！”

这故事虽然过于浪漫，却在两个孩子的心头播下了幻想和希望。好久好久，他俩沉思不语，任凭绿色的波涛在身边翻腾不息，不息地翻腾……

童年呵，你的记忆是多么奇特，有些事情如同风里的炊烟，转眼间便模糊起来，化为乌有；但也有些事情，又似刀刻铜铸，即或水磨沙锉，那烙印也是经久不灭。





3 滚来滚去的核桃

刘蝓蝓名副其实，大肚子好象扣着一口锅。他满身肥膘，连下巴也是双的。有个热天，他在辽河里泡着，被冷丫瞧见了，喘，如果你在他身上用指头按一下，保准一汪油！

每天每天，他睡够了，吃足了，剔过了黄板牙，喝过了盖碗茶，便靠在铁力木的太师椅上，滚动起手心里的两个大核桃。

核桃在他手上，五根腊肠般的指头那么一动，它们就开始转动，滚来滚去没个完。

滚呀滚，年深日久，天知道滚了几万几千几百回。滚呀滚，核桃磨得光溜溜的，颜色也变了，因为刘蝓蝓爱把它往鼻子尖上抹一抹——擦点“鼻油”。

玩核桃干么？冷丫说那是练狗爪子。铁柱说：“不，那是时刻在算计咋样享福，咋样欺负穷人哩！”